

六院肛肠科的那些事

文/本报记者 刘泓雨 图/本报记者 秦媛

4月末的一天，徐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门诊一层肛肠科门口，科主任陈建光正端详着诊室门口新立的一块招牌，招牌白底黑字镶着蓝边，上面贴着肛肠科4位专家的照片，除陈建光之外，还有范楚、解喜、魏媿3位大夫。诊疗范围也十分齐全，包括结直肠良、恶性肿瘤这样的“大肛肠”，也有痔疮、肛瘘、肛裂之类的小肛肠，每周三还特设了“女子肛肠门诊”。

在六院，肛肠科不是新开的科室，只不过此前一直由普外科管理，大概半年前作为亚专科独立出来，设立了专门诊室。今天，我们走进这个新设立的亚专科，看看这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。

（一）普外科下的亚专科

有一种“难言之隐”，着实让人“坐立难安”。

这一天，A先生趴在轮椅上，由亲属推着来到徐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门诊一层肛肠科门口。

A先生是慕名而来，他显然深受这种痛苦的折磨。5天前，他在外院接受了痔疮手术，对方宣称无痛。术中打了麻药确实不痛，A先生为此很放心，术后仅留院观察了一天就出院开始了“居家护理”。可待麻药效一过，头两天尚且能忍受，后来便深刻理解了网上形容的那种“拉玻璃碴子”“坐在刀尖上”的痛。

“肛肠手术的术后护理很重要，得好好检查一下。”陈建光拉上围帘，戴上手套。

了解肛周情况，指检是最合适的途径。可A先生却恨不得用手推着轮椅逃开去，他哀求道：“可碰不得！大夫，先给我止疼吧！”

有过相似经历的“肠友”都有着共同的心声：不疼、恢复快。

“很多人不知道，国内先进的技术我们肛肠科都有。一般要一周左右出院的肛肠手术，在我们这里平均只要4到5天。”陈建光说。

肛肠科拥有先进的技术有啥好处？诊室门口招牌上被特意标红的“无痛”“微创”就是最好的回答。



女子肛肠门诊。



手术中。



肛肠科医护团队。

（二）肛肠科的女大夫

另一边，魏媿正在肛肠科门诊坐诊，她是六院肛肠科的女大夫。她仍记得学习时导师说过的话：“肛肠科是离人的尊严最近的地方。”

对于女性患者而言，这种“尊严”往往更加强烈，也更加脆弱。她们要面对的不只是疾病本身，还有社会文化附加在女性身体上的隐秘枷锁——羞耻、回避。

一位男大夫或许同样医术精湛，但同性之间那种无需言说的共情，那种“我懂你为何难以启齿”的默契，往往能让患者更早地卸下心理防，更准确地陈述病情，更积极地配合治疗。

这是魏媿成为肛肠科大夫以后，最深刻的感受。

此时，患者吴女士（化名）走进诊室。魏媿第一眼注意到的是她的脸色——苍白里泛着蜡黄，典型的贫血貌。吴女士说，一个月来，她每次大便肛门都有肿块脱出，滴血、带血，量多到自己心慌。更让她羞于启齿的是，肛周湿疹已经糜烂渗出，痒起来彻夜难眠。

“大夫，我……我这儿还裂了口子。”吴女士很难

为情，“是不是……很脏？”

魏媿戴上手套，先检查了肛周皮肤。3点、9点、11点脱出的痔核，7点处那道裂口，以及周围大片湿疹伴糜烂——这是混合痔、肛裂合并肛周湿疹，长期慢性失血导致的中度贫血。

“不脏。”魏媿摘下手套，语气笃定，“大姐，您这是累出来的病。女性要顾家、要工作，常常是小病拖成大病。您看，痔疮脱出、肛裂疼痛，导致您不敢正常排便，便秘又加重出血；肛周湿疹糜烂，是分泌物长期刺激的结果。这一环扣一环，咱们得一起解开。”

当女性患者躺在检查床上，知道做检查的同样是一位女大夫时，她们攥紧床沿的手会松一分；当她们说起症状时，声音会稳一寸。

吴女士办理了住院，全程有一位女性护士陪伴，并将由女性专家为其手术。

魏媿希望，女子肛肠门诊能够让更多女性患者敞开心扉。

（三）“最谦让”的科室

同样办理了住院手续的，还有在外院手术不成功、要求“一定得先止疼再指检”的A先生，陈建光向范楚医生交代，尽早为其做检查。

在住院部9层的普外科病房里，护士们整理好床铺，A先生艰难地挪步上床。

这位“唉唉”痛叫的病患一入住，普外科的医护人员明显更忙碌了。一位护士匆匆跑去为其联系止疼药，但上药又同样是个难题。范楚要给他做检查，也遭到了拒绝。护士长在一旁劝道：“长痛不如短痛，早找到病灶就能早好。”

A先生抱着头侧身趴伏着，疼痛让他打定主意不听。范楚见劝不动，也不离开，尽职尽责地往床尾一

站，打定主意等他“回心转意”。

范楚站的角度很有意思，A先生一睁眼就能看到，大抵他内心里也正在“天人交战”。

很快，大家便散开各做各的事去了，正当大家几乎把这事忘了时，一阵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的痛嚎响彻整个病区。护士们知道，是A先生的检查开始了，其余不明所以的人只要走路还利索的就都围拢到这间病房外，但又不敢靠得太近，大家是又好奇又害怕。

渐渐地，痛嚎声有了哭腔，听得人心也颤悠悠地。只有范楚的指令无比坚定，沉稳的声音令人心安：“忍一忍马上就好了啊，术后没有护理好，伤口有感染。重新给你清洗上药，以后就不会疼了。”

（四）可以不那么疼的

在围观的人里，老张（化名）做完肛周手术6天，已经能下地走了，马上就能出院了。

在六院，肛肠治疗手术的体验究竟怎么样，老张觉得，这个病，自己怎么就没早点来治？

整整10年了，先是蹲厕时发现肛门部脱出肿块，他安慰自己：上火了，过几天就好。可是很快疼痛就找上门，他买了痔疮膏，涂了，消了肿，便觉得没事了。

可那团肉球却像个记仇的债主，消停几个月又卷土重来，一次比一次嚣张。最痛的时候，他不敢坐。办公室的皮椅成了刑具，只能站着办公，同事来问，他说腰椎间盘突出。

可为什么不去治呢？老张说，病在这里哪好意思给人看，再说人家说做过手术更疼。

就这么拖了下去，10年间，那团肉球从单个变成了环绕肛缘的一整圈，形状不规则，大小不等。直到今年4月，肉球开始溃烂，老张实在痛得忍不了，才来到六院肛肠科门诊。

“重度环状混合痔，拖不得，需要立刻手术。”主治大夫说。

老张被立刻收治住院，排除各项手术禁忌后，接受了“分段齿形外剥内扎加断桥缝合术”。他不懂这些术语，但他懂“剥”和“扎”的意思。不过，在椎管内麻醉下，一丝一毫的疼痛都感觉不到。

术后第一次换药，老张做好了“疼痛如暴风雨般猛烈”的准备，慨然前往换药室。护士动作轻柔也快，瞬息的功夫药就换好了。那种“小刀刺屁股”的疼，老张觉得倒也没那么夸张。

然后是术后第一次排便，护士特意叮嘱不要憋着，提前做好通便的准备，也因此十分顺利。

还有一些护理项目，老张觉得可谓是舒适，比如中药熏洗。术后最担心的感染问题，坐在机器上洗一洗，感受温暖的水流抚过，老张心想：“嘿，这十年受的罪，比手术护理要疼多了。”

听着病房里A先生的痛嚎，老张心里惴惴地后怕：“也得亏是自己选对了地方，才不用如此遭罪！”